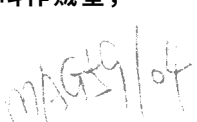
诗　　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悼念小川

你的诗从不会言不由衷，
而是发自你肺腑的心声。
你的肺腑，
像高挂在树上的公社的钟，
它每次响动，
都为的是把社员从梦中唤醒，
催促他们拿起铁铲锄头，
去到田地里上工。
你的诗篇，长的或短的，
像大大小小的星斗，
展布在永恒的夜空，
人们看上去，它们都有一定的光亮，一定的方位，
就是儿童，
也能指点呼唤它们的可爱的名称。
它们绝不是那转瞬即逝的流星——乡下
　人叫作贼星，



拖着白色的尾巴，从天空划过，
人们从不知道它的来路，
也不关心它的去踪。
你从不会口出狂言，欺世盗名，
你的诗都用自己的铁锤，
在自己的铁砧上锤炼而成。
雨水从天上落下，
种子用两手深埋在土壤中。
你的诗是高粱玉米，
它比那伪造的琥珀珊瑚贵重。
你的诗是风，
不是转蓬。
泉水呜咽，小河潺潺，大江汹涌！

一九七七年一月

吊彭加木

我和你素不相识
职业不同
你的失事
却引起我长久的怅触悲痛

青年时期
我读过一篇散文
结尾的句子是
科学家死在实验室
渔夫在大海里悄然而逝

大地是我们的母亲
她对我们无比仁慈
但是，大自然在开发之前
也像一个处女
有时是令人恐怖和难以理解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她腼腆而多疑
处在极端神秘和内心不安的状态里
她不知怎样保护自己的童贞
有时做出来的事非常违情悖理

带有盐碱的大风沙
把你吞噬了
空军和陆军
长期都找不到你的尸体

唐玄奘
也曾在沙漠里孤行
也曾为寻找一口水
遇到过种种灾难
幸而生还
带回他所渴望追求的真理

你是大地的
最忠诚无私和最勤勉的儿子
你为集体的生存去寻找水
而大地却把你掩埋在她的身下

国家在你失事的地方
建立了一个标志
你的后继者
将在你留下的脚印前
继续前进
那地方是很荒凉的

人迹全无
不知有没有一棵枯树
停站凭吊你的鹭鹰、野鹿
寒暑晨昏
它们将在那里徘徊、飞翔

在流沙之下
你的尸体不会消失糜烂
总有一天会被发见
人们将围绕着你唱赞美的歌
你是开发这一带土地的第一个功臣

你死后
还有流言蜚语的风沙
想掩盖你的英灵
造谣者失败了
他们的身价
不及一粒真正的沙土

我读过的那篇散文结尾说
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
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
人们为你唱的歌
将使风沙平静
天空澄澈
闪烁着繁星
其中最明亮的一颗
就是你彭加木

请你原谅
我近来常常有些迷信的思想
你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不很吉利的
　名字
你遭受过‘四人帮’的缧绁吗
你的伙伴倒下了多少
随后
你又得了即将致命的痼疾

人们常说
生命是最可宝贵的
但生命是多么娇嫩
多么富于局限性
而又多么灾难重重
它可以死于水火
也可以死于干渴和严寒
甚至可以死于谣言、事变、意外和
　疏忽
但生命又是顽强的
它可以战胜一切袭来的威胁
而坚定和信心是它的后盾

科学家
你是研究自然界生命之奥秘的
你用自己生命的光
去照亮你所探索的领域
你的注意力


除生命的病害
而使生命永存

所以
我可以得到安慰
你的生命也是永恒的
你是一颗不灭的星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夜

1285645

散　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识 字 班

鲜姜台的识字班开学了。

鲜姜台是个小村子,三姓,十几家人家,差不多都是佃户,原本是个“庄子”。

房子在北山坡下盖起来，高低不平的。村前是条小河，水长年地流着。河那边是一带东西高山，正午前后，太阳总是像在那山头上，自东向西地滚动着。

冬天到来了。

一个机关住在这村里，住得很好，分不出你我来啦。过阳历年，机关杀了个猪，请村里的男人坐席，吃了一顿，又叫小鬼们端着菜，托着饼，挨门挨户送给女人和小孩子去吃。

而村里呢,买了一只山羊,送到机关的厨房。到旧历腊八日,村里又送了一大筐红枣，给他们熬腊八粥。

鲜姜台的小孩子们，从过了新年，就都学会了唱《卖梨膏糖》，是跟着机关里那个红红的圆圆脸的女同志学会的。

他们放着山羊，在雪地里，或是在山坡上，喊叫着：

鲜姜台老乡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五谷丰登打满场
黑枣长的肥又大呵
红枣打的晒满房呵

自卫队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帮助军队去打仗
自己打仗保家乡呵
日本人不敢再来烧房呵

妇救会员吃了梨膏糖呵
大鞋做得硬邦邦
当兵的穿了去打仗呵
赶走日本回东洋呵

而唱到下面一节的时候，就更得意洋洋了。如果是在放着羊，总是把鞭子高高举起：

儿童团吃了梨膏糖呵
拿起红缨枪去站岗
捉住汉奸往村里送呵
他要逃跑就给他一枪呵

接着是‘ 嘚嘚呛 ”，又接着是向身边的一只山羊一鞭打去，那头倒霉的羊便咩的一声跑开了。

大家住在一起，住在一个院里，什么也谈，过去的事，现在的事,以至未来的事。吃饭的时候,小孩子们总是拿着块红薯,走进同志们的房子“: 你们吃吧 !”

同志们也就接过来，再给他些干饭，站在院里观望的妈妈也就笑了。

“这孩子几岁了？”

“七岁了呢。”

“认识字吧？”

“哪里去识字呢！”

接着，边区又在提倡着冬学运动，鲜姜台也就为这件事忙起来。自卫队的班长，妇救会的班长，儿童团的班长，都忙起来了。

怎么都是班长呢？有的读者要问啦！那因为这是个小村庄，是一个“编村”，所以都叫班。

打扫了一间房子，找了一块黑板一那是临时把一块箱盖涂上烟子的。又找了几枝粉笔。订了个功课表：识字，讲报，唱歌。

全村的人都参加学习。

分成了两个班：自卫队——青抗先一班，这算第一班。妇女——儿童团一班，这算第二班。

每天吃过午饭，要是轮到第二班上课了，那位长脚板的班长，便挨户去告诉了。

“大青他妈，吃了饭上学去呵！”

“等我刷了碗吧！”

“不要去晚了。”

当机关的‘先生’同志走到屋里，人们就都坐在那里了。小孩子闹得很厉害，总是咧着嘴笑。有一回一个小孩子小声说：

“三槐，你奶奶那么老了，还来干什么呢？”

这叫那老太太听见了，便大声喊起来，第一句是“你们小王八羔子！”第二句是“人老心不老！”

还是先生调停了事。

第二班的‘先生’，原先是女同志来担任，可是有一回，一个女同志病了，叫一个男‘先生’去代课，一进门，女人们便叫起来：

“呵！不行！我们不叫他上！”

有的便立起来掉过脸去，有的便要走出去，差一点没散了台，还是儿童团的班长说话了：

“有什么关系呢？你们这些顽固！”

虽然还是报复了几声“王八羔子”，可也终于听下去了。

这一回，弄得这个男“先生”也不好意思，他整整两点钟，把身子退到墙角去，说话，小心翼翼的。

等到下课的时候，小孩子都是兴头很高的，互相问：

“你学会了几个字？”

“五个。”

可有一天，有两个女人这样谈论着：

“念什么书呢？快过年了，孩子们还没新鞋。”

“念老鼠！我心里总惦记着孩子会睡醒！”

“坐在板凳上，不舒服，不如坐在家里的炕上！”

“明天，我们带鞋底子去吧，偷着纳两针。”

第二天，果然“先生”看见有一个女人，坐在角落里偷偷地做活计。先生指了出来，大家哄堂大笑，那女人红了脸。

其实，这都是头几天的事。后来这些女人们都变样了。一轮到她们上学，她们总是提前把饭做好，赶紧吃完，刷了锅，把孩子一把送到丈夫手里说：

“你看着他，我去上学了！”

并且有的着了急，他们想：“什么时候，才能自己看报呵！”

对不起鲜姜台的自卫队，青抗先同志们，这里很少提到他们。可是，在这里，我向你们报告吧：他们进步是顶快的，因为他们都觉到了这两点：

第一，要不是这个年头，我们能念书？别做梦了！活了半辈子，谁认得一个大字呢！

第二，只有这年头，念书、认字，才重要，查个路条，看个公事，

看个报，不认字，不只是别扭，有时还会误事呢！

觉到了这两点，他们用不着人督促，学习便很努力了。

末了，我向读者报告一个“场面”作为结尾吧。

晚上，房子里并没有点灯，只有火盆里的火，闪着光亮。

鲜姜台的妇女班长，和她的丈夫、儿子们坐在炕上，围着火盆。她丈夫是自卫队，大儿子是青抗先，小孩子还小，正躺在妈妈怀里吃奶。

这个女班长开腔了：

“你们第一班,今天上的什么课？”

“讲报说是日本又换了……”自卫队的父亲记不起来了。

妻子想笑话他，然而儿子接下去：

“换一个内阁！”

“当爹的还不如儿子,不害羞！”当妻的终于笑了。

当丈夫的有些不服气，紧接着：

“你说日本又想换什么花样？”

这个问题，不但叫当妻的一怔，就是和爹在一班的孩子也怔了。他虽然和爹是一班，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可是他不同意他爹拿这个难题来故意难别人，他说：

“什么时候讲过这个呢？这个不是说明天才讲吗？”

当爹的便没话说了，可是当妻子并没有示弱，她说：

“不用看还没讲,可是,我知道这个。不管日本换什么花样,只要我们有那三个坚持，他换什么花样，也不要紧，我们总能打胜它！”

接着，她又转向丈夫，笑着问：

“又得问住你！你说三个坚持,是坚持些什么？”

这回丈夫只说出了一个,那是‘坚持抗战’。

儿子又添了一个,是‘坚持团结’。

最后，还是丈夫的妻、儿子的娘、这位女班长告诉了他们这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